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DAWEI-KEBOFEIER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狄更斯 著 吴文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DAWEI·KEBOFEIER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狄更斯 著 吴文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下 /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吴文静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74-4
I. ①大… II. ①狄…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9778号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 狄更斯 著; 吴文静 译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30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0074-4
定 价: 3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三十一章	更大损失——埃米莉出走了.....	1
第三十二章	踏上漫漫旅途.....	9
第三十三章	享受快乐时光.....	26
第三十四章	姨奶奶把我吓了一大跳.....	41
第三十五章	意气消沉.....	48
第三十六章	热情洋溢.....	67
第三十七章	一点点凉水.....	82
第三十八章	合作关系解体.....	89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德与希普.....	105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	122
第四十一章	多拉的两个姑妈.....	130
第四十二章	挑拨离间.....	144
第四十三章	再回顾一段往事.....	162
第四十四章	我们料理家务.....	169

第四十五章	迪克先生践行了姨奶奶的预言.....	184
第四十六章	消息.....	198
第四十七章	玛莎.....	210
第四十八章	料理家务.....	220
第四十九章	我坠入五里云雾.....	230
第五十章	佩戈蒂先生梦想成真.....	241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加漫长的旅程.....	250
第五十二章	我为一次大爆发推波助澜.....	266
第五十三章	还要回顾一段往事.....	288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交易.....	293
第五十五章	暴风骤雨.....	307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痕.....	317
第五十七章	移居国外的人.....	322
第五十八章	离家远行.....	332
第五十九章	远行归来.....	338
第六十章	阿格尼丝.....	353
第六十一章	我面对两个有趣的悔罪者.....	362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373
第六十三章	故人登门.....	381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389

第三十一章 更大损失——埃米莉出走了

应佩戈蒂的恳求，我很容易就决定待在那儿，直到故去的马车夫的遗体最后被运往布兰德斯通，跑完他的最后这一次行程。多年以前，佩戈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昔日教堂墓地靠近“她心爱的姑娘”——她一直就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的坟墓的地方买了一小片地，作为她和马车夫安息的地方。

我陪伴着佩戈蒂，尽我的所能替她做事（其实微不足道），这期间，我现在想起来感到很欣慰，自己心怀着感激之情，即便现在也希望自己当时是那样的。但是，恐怕让自己产生至上满足感的是，由于个人和职业的关系，负责处理巴吉斯先生的遗嘱，阐述遗嘱的内容。

我可以这样说，最初提出在箱子里寻找遗嘱的建议，这个功劳应该记在我身上。经过一番寻找，遗嘱果然在箱子里找到了，藏在一只马匹的饲料袋^[1]底下。饲料袋里（除了干草之外）发现了一块旧金怀表，表链和坠子齐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日佩戴过，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再见到过。一个银制烟丝捏镊^[2]，其形状就像一条腿。一个仿制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小杯小碟，我心里面觉得，一定是在我小的时候，巴吉斯先生买了准备送给我的，但后来他自己又舍不得脱手。八十七个半几尼，面值是一个几尼和半个几尼的。两百一十英镑，全是崭新的钞票。几张英格兰银行的证券收据。一块旧马掌，一块假先令币，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牡蛎壳打磨得很光亮，里面呈现出五光十色，由此，我推断出，巴吉斯先生对于珍珠贝壳之类的东西有一些笼统的概念，但从来没有达到精确的程度。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每天外出跑车都带着那只箱子。为了更加有效地掩人耳目，他编造出一个故事，说箱子是“布莱克博伊先生”的，

[1] 指挂在马匹等颈上的饲料袋。

[2] 指用来把烟斗中烟丝压紧的烟具。

“留在巴吉斯这儿等着人家来取。”他把这个虚构的东西工工整整地写在箱盖上，字迹现在看不大清楚了。

我发现，这么些年来，他不停地积攒，成效可观，折合成现金有将近三千英镑。这其中，他把一千英镑遗赠给佩戈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等到佩戈蒂先生去世后，本金由佩戈蒂、小埃米莉和我之间平分，或由我们中的健在者平分。除此之外，他死后留下的全部财产由佩戈蒂继承。佩戈蒂也是他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郑重其事地大声宣读这份遗嘱，向利益相关的人一次又一次地解释其中的条款，这时候，我感觉自己俨然就是个代诉人。开始感觉到，民事律师公会的作用比原先想象的更大。我仔细认真地审看遗嘱，确认所有方面都完善规范，用铅笔在旁边的空白处做些记号，感觉自己知道这么多，真有点非同寻常。

葬礼安排在一个礼拜后举行。我在那之前忙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完成解读遗嘱这个深奥玄妙的任务，帮助佩戈蒂清点属于她名下的全部财产，把所有事情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让我们大家都满意。我在这期间没有见到小埃米莉，但他们告诉我，她将在两个礼拜后不声不响结婚。

恕我冒昧地说一句，举行葬礼的时候，我没有按照规矩参加。我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身穿黑袍，披上饰带，以便把小鸟儿吓跑。但是，我一大清早就步行到了布兰德斯通，灵柩到达墓地时，我已经在那儿了，灵柩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护送。那位疯癫的绅士在我先前住过的房间小窗口朝外张望。奇利普先生的小娃娃伏在保姆的肩膀上，摇晃着其硕大的脑袋，还冲着牧师鼓着一双暴突的眼睛。奥默先生气喘吁吁站在后面。现场没有别的什么人，显得很寂寞冷静。完事之后，我们在墓地徘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母亲坟墓上方的树上采摘了一些嫩叶。

至此，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乌云低垂，直逼远处的城镇，我孤身一人返回到那儿去。我害怕走近镇子，对于那个永志难忘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不堪回首。而我如果继续叙述下去，事情还得重复一次。

那个事情不会因为叙述它而变得更糟，也不会因为我极不情愿写下去把手停下来而变得更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任何情况也消除不了它，任何情况也改变不了它本来的面目。

老保姆和我次日要一道去伦敦，去处理遗嘱的事。小埃米莉那天待在奥默先生的店铺里。我们约定了大家一齐到旧船屋去。哈姆会在通常的时间去接埃米莉。我则会悠闲着走回去。佩戈蒂兄妹两个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到天黑的时候，会在火炉旁等待着我们。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口分了手，也就是昔日想象中斯特

拉普斯背着罗德里克·兰登^[1]的背包停下来休息的地方。我没有径直返回，而是在通往洛斯托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才转身朝雅茅斯的方向走。我在一家像模像样的酒馆停下来吃晚饭，酒馆离我先前提到过的渡口一两英里路程。白天就这么过去了，等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黄昏了。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是个狂风暴雨之夜，但乌云的后面现着月亮，所以不是很黑暗。

我很快就看见了佩戈蒂先生的船屋，看到从窗户里透出的亮光。我费了很大力气，踉踉跄跄走过了一小段沙地，到达了门口，进了屋。

里面看起来真的很温馨舒适。佩戈蒂先生已经抽过了晚上的烟斗了，晚餐也一点点准备好了。炉火正旺，炉灰已经拨过了，小埃米莉昔日坐过的矮柜还放在老地方。佩戈蒂还坐在老地方，看上去（要不是衣服不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座位。她已经与她那一套东西为伴了，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图案的针线盒，放在小房子里码尺，还有那一段蜡头。东西一应俱全，好像从来没有动过。格米治太太还在过去的那个角落里，显得有点焦躁，这样一来，也显得自然。

“您第一个到，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说，脸上露出了喜气，“如果外衣湿了，少爷，就别穿在身上。”

“谢谢，佩戈蒂先生，”我说，把外套递给他挂起来，“还很干呢。”

“可不是嘛！”佩戈蒂先生说，摸了摸我的肩膀，“干燥着呢！您请坐吧，少爷。可用不着对您说上一番欢迎的话，但是，我们真心诚意地欢迎您光临。”

“谢谢，佩戈蒂先生，这毫无疑问。啊，佩戈蒂！”我说，吻了她，“你还好吗，老妈妈？”

“哈，哈！”佩戈蒂先生笑着说，在我们旁边坐下，搓着双手，表示从近期的烦恼中解脱了出来，感到欣慰，也体现了他性格中的真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少爷——正如我跟她说的——比她需要放宽心的！她替逝去的人尽到了一切义务，而且逝去的人心里也明白。她替逝去的人做了应该做的，逝去的人也替她做了应该做的。而且——而且——而且一切都圆满了！”

格米治太太呻吟着。

“开心起来，可爱的老姐儿！”佩戈蒂先生说，（但他转到一边冲着我们直摇头，他显然已经觉察出，最近发生的事情，勾起了对老伴的

[1] 英国小说家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人物，另见本书第四章注释。

回忆。)“别垂头丧气了！开心一点儿，为了你自己着想，也要开心一点儿，很多好事情就自然跟着来了！”

“好事情轮不到我，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说，“我除了感到孤苦伶仃，觉得一切都不自然。”

“不，不，”佩戈蒂先生说，对她表示安慰。

“就是，就是，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是个没有钱的人，同他们住在一起。一切事情都与我作对，我还不如走了的好。”

“啊，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过啊？”佩戈蒂先生说，说话的语气严肃，表示不赞成她的说法，“你都说的是什么话啊？难道我现在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吗？”

“我知道，从前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格米治太太大声说，满腹委屈，哭泣了起来，“现在有人这样告诉我了！我这么孤苦伶仃，事事不顺，怎么能指望人家需要我啊！”

佩戈蒂先生似乎对自己感到很惊诧，因为自己的一席话竟然被这样毫无情义地曲解了，但是，由于佩戈蒂又是扯他的袖子，又是摇头，他这才忍住了没有回话。他内心感到酸楚，看了一会儿格米治太太，然后，瞥了一眼那口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

“行啊！”佩戈蒂先生说，态度兴高采烈，“行啊，格米治太太！”格米治太太低声呻吟了一声。“亮起来啦，还跟平常一样！您不知道这事为什么吧，少爷！对啊，这是为了我们的小埃米莉。您看，天黑后路上没有亮光，寂寞无生气。她回家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我就会在窗台上放一盏灯。这个，您看，”佩戈蒂先生说，兴致勃勃，俯着身子看我，“达到了两个目的。她说，埃米莉说，‘这是家！’她这样说。埃米莉同样还会说，‘舅舅在家呢！’因为我若不在家，就不可能在窗台上放一盏灯。”

“你真是个小娃娃啊！”佩戈蒂说。她虽然这样想，但很喜欢他的这个样子。

“行啊！”佩戈蒂先生回答说，站立着，两条腿张得很开，心里美滋滋的，开心舒适地用两只手上下搓揉着两条腿，时而看着我们，时而看着炉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个娃娃，但你知道，看起来不像。”

“不完全像，”佩戈蒂说。

“是不像，”佩戈蒂先生笑着说，“看起来不像，可是——想一想吧，你知道的。我可不在乎，天哪！对啊，我告诉你，我去看了又看我们小埃米莉漂亮的房子，我——我真该死，”佩戈蒂先生说着，突然

加重了语气，——“行啊！我不能多说了——我几乎把那些最最细小的东西都当成是她了，把它们拿起来又放下去，触到它们的时候，小心翼翼，就好像是我们的埃米莉。我动她的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可看得不得人家粗鲁地对待它们——给我整个世界也不行。这就是你叫做娃娃的那个人，样子像只大海豚，”佩戈蒂先生说着，哈哈大笑，诚挚之意溢于言表。

我和佩戈蒂两个人都笑了，不过没有笑得那么响亮。

“这是我的看法，你们知道的，”佩戈蒂先生说，又在腿上搓揉了一会儿，喜悦写在脸上，“我过去老同她在一起玩耍，我们假定自己是土耳其人，法国人，贪婪狡猾的人，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天哪，是的，还有狮子和鲸鱼，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当时她还没有我的膝盖高。我玩这个都成习惯了，你们可知道。啊，瞧这支蜡烛，可不是嘛！”佩戈蒂先生说着，一边兴高采烈地把手伸向蜡烛，“我心里想清楚了，等到她结了婚搬出去之后，要把蜡烛放到哪个窗台上，就跟现在一模一样。我也想清楚了，我晚上待在这儿（哎呀，不管我发了多大的财，我还能住到哪儿去！），她不在这儿，或者我不在那儿，这时候，我会把蜡烛放到那个窗台上，坐在火炉前，假装着等待她的到来，就像我现在这样。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又是个娃娃了，”佩戈蒂先生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像一只大海豚！啊，就在此时此刻，我看到蜡烛熠熠生辉，便会对自己说，‘她正看着蜡烛呢！埃米莉来了！’这就是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娃娃，样子像只大海豚！这话说过啦，”佩戈蒂先生说着，止住了大笑声，两只手拍了一下，“因为她来了。”

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从我进了屋之后，外面的雨下大了，因为他戴了一顶很大的防雨帽，把脸都给遮住了。

“埃米莉呢？”佩戈蒂先生问。

哈姆用头做了个动作，好像她就在室外。佩戈蒂先生端起了窗台上的蜡烛，剪了烛花，把它放到了桌上，然后忙着拨弄起炉火来，而哈姆之前一动没有动，这时说：

“大卫少爷，您出去会儿，去瞧一瞧我和埃米莉准备好的东西，好吗？”

我们到了外面，我在门口经过他身旁时，令我感到震惊和恐惧的是，我发现脸色苍白，非常可怕。他赶忙把我推到室外，并随手关上了门。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

“哈姆！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噢，他肝肠寸断，哭得多么可怕啊！

看到他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惊呆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害怕什么，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哈姆！可怜的善良人啊！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我的爱人，大卫少爷——我满心的自豪与希望——愿意为她去死，现在就愿意为她去死——她走了！”

“走了？”

“埃米莉跑走了！噢，大卫少爷，想想她怎么会逃跑，我都会在她毁了自己和蒙受耻辱之前，祈求仁慈的上帝要了她的命（尽管她无比珍贵，胜过了一切）！”

直到此时此刻，他那张脸仰望着乱云密布的天空，紧握着拳头的手颤抖着，身子痛苦不堪地挣扎着，连同那片寂寞荒凉的滩地一起，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儿永远是黑夜，他是黑夜荒滩上唯一人。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哈姆说，语气急促，“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事最好的。我进屋说什么好呢？怎么把这件事告诉他啊，大卫少爷？”

我看到门移动了一下，本能地想要从外面把门闩拉住，以便赢得一点时间。但已经太晚了，佩戈蒂先生已经露出了脸。他面对我们时，他脸上表情的变化，即便我活上五百年，也不可能忘记。

我记得，接下来是一片嚎啕大哭声，女人们围在他身边，我们都在室内站着。我手里拿着一封信，是哈姆递给我的。佩戈蒂先生的背心被扯破了，头发乱蓬蓬的一团，脸部和嘴唇煞白，鲜血滴到了胸前（我认为那是嘴里出的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把信念出来吧，少爷，”他说，声音低沉而颤抖着，“请念慢一点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懂。”

万籁寂静之中，我念起来这封布满污渍的信。

你给予我的爱超出了我配得到的，即便在我天真无邪时也是如此。可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佩戈蒂先生缓慢地重复了一声，“等一下！埃米莉远去了，啊！”

早晨，当我离开我可爱的家时——我可爱的家——噢，我可爱的家！

信上的日期标明的是头天晚上：

——我将不可能再返回了，除非他娶我作太太把我带回。许多个小时之后，你看到的是这封信，而不是我。噢，但愿不知道我是多么地撕心裂肺啊。我伤你伤得这么厉害，不可能再会原谅我，但愿你能

知道我忍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煎熬！我邪恶堕落，有关自己的情况根本不值得用文字叙说。噢，想想我这么坏，以此来安慰自己吧。噢，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告诉舅舅，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他。噢，不要想着你们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多么多么关爱体贴——不要想着我们计划好了就要结婚——而是设法想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埋在了某一个地方。祈求我离之而去的上帝，怜悯一下我的舅舅吧！告诉他，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他。请安慰他吧。爱上一个好姑娘，她要像我曾经那样对舅舅贴心，要真心真意爱你，并配得上你，除了我之外，没有见识过耻辱的事情。愿上帝保佑大家吧！我会跪在地上常常替你们祈祷的。如果他不娶我作太太带回家，我就不再替我自己祈祷，但替你们大家祈祷。临别的爱给舅舅，临别的泪水，临别的谢意，给舅舅！

这就是信的内容。

我停止念信之后很长时间，佩戈蒂先生伫立着，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最终，我冒昧地握住他的手，尽最大可能请求他，设法控制自己。他回答说，“谢谢您，少爷，谢谢您！”但仍然一动不动。

哈姆对他说了话。佩戈蒂先生对他的苦楚感同身受，于是紧紧地握住哈姆的手。但是，除此之外，他依旧伫立在原地，没有人敢去打搅他。

最后，慢慢地，佩戈蒂先生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好像刚从幻觉中清醒过来，环顾了一下房间。然后低声说：

“那个男人是谁？我想要知道他的名字。”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怔了一下，后退了一下身子。

“有个人值得怀疑，”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说，“请您出去一会儿，我要把必须要说的话告诉他。这话您不该听的，少爷。”

我又怔了一下，瘫坐在椅子上，极力想要接话，但舌头哽住了，视线模糊了起来。

“我想要知道他的名字！”我又听说了一声。

“过去的一段时间，”哈姆前言不搭后语说，“有个男仆时不时地在这儿出现，还有个绅士。他们是主仆二人。”

佩戈蒂先生和先前一样伫立不动，但这时眼睛盯着哈姆看。

“有人看见，”哈姆继续说，“那个男仆昨晚同——我们可怜的姑娘在一起。这一个月多礼拜以来，他都一直躲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大家以为他走了，其实他躲藏起来了。您不要待在这儿，大卫少爷，您不要

待在这儿！”

我觉察出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不过，即便房子朝我压下来了，我都无法卖得动步子。

“今天早晨，天都几乎还没有亮，城外通往诺里奇^[1]的大路上，停了一辆陌生人的轻便马车，还套着马，”哈姆接着说，“那个男仆走到了马车边，离开了，又走了过去。他再一次走过去时，埃米莉在他身旁。另外一人在车里面，就是那个男的。”

“上帝啊！”佩戈蒂先生说，他身子向后，伸出一只手，似乎是要挡掉他害怕的东西，“可别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斯蒂尔福斯啊！”

“大卫少爷，”哈姆激动地说，声音断断续续，“这不是您的错——我根本就没有怪罪您——但他的名字就叫斯蒂尔福斯，他个该死的恶棍！”

佩戈蒂先生没有哭出声音，没有流出眼泪，站着一动不动，直到突然间醒了过来，从角落里的钉子上取下粗布外套。

“帮我一下！我动弹不得了，衣服都穿不成，”他说着，心急火燎，“搭把手，帮我一下。行啊！”有人帮了他一把后，他接着说，“把那边那顶帽子递给我！”

哈姆问他要去哪儿。

“我要去寻找我外甥女，去寻找我的埃米莉，先去把那条船砸沉了。我是个大活人，要是曾经想到过他是这么个货色，我就会在砸沉船的地方把他给淹死！在他坐在我的前面的时候，”说着，态度很疯狂，挥动着紧握拳头的右手，“在他坐在我前面的时候，面对着面，把我打死，但我也要淹死他，这是没有错的！——我要去寻找我外甥女。”

“去哪儿寻找？”哈姆大声问，把自己挡在门口。

“哪儿都去！我要满世界去寻找我外甥女，我可怜的外甥女蒙受了耻辱，我要去找到她，把她领回来。谁也阻拦不了我！我告诉你们，我要去寻找我外甥女！”

“不，不！”格米治太太大声说，走进了他们中间，急促地大声喊着，“不，不，丹尔，你现在这个样子不行的。过一阵子再去寻找她，我孤独可怜的丹尔啊，那样才行。可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请你坐下来，我一直就让你烦心，请你原谅我，丹尔——和眼下这个事情比起来，我不顺心的事算得了什么啊！——我们谈一谈过去了事吧，那时候她是个孤儿，哈姆也是个孤儿，而我是个可怜的穷寡妇，你把我收留

[1] 英格兰东部城市，诺福克郡的首府。

了。这样你难受的心就会平静一些，丹尔，”她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面对悲伤，你会更加好受一些。因为你是记得那句诺言的，‘你们这样对待我最小的兄弟，就是这样对待我了^[1]。’我们在这个屋檐下居住了这么许多年，这句话不会落空的！”

佩戈蒂先生这时候平静下来。我心里一时冲动，本想跪下来，请求他们宽恕我，是我破坏了这个家庭的安宁，并诅咒一番斯蒂尔福斯，但听到了他嚎哭之后，这种冲动被一种更加高雅的情感取代了。我这颗负担过重的心得到了相同的解脱，我也大哭了起来。

第三十二章 踏上漫漫旅途

我推断，我自己觉得顺理成章的事，别的许多人也会觉得顺理成章。所以，我也就不害怕在这里叙述了，我与斯蒂尔福思之间的关系破裂之后，自己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挚爱过他。发现了他的不齿行为之后，我处在剧烈的悲痛之中，这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倒是他身上所有耀眼的才华，面对他的种种优点，我的内心更加平静了。与过去对他一味的顶礼膜拜相比，对于他身上表现出的种种品质会更加公正地对待，而那些品质本来可以使他变得人格高尚，声名卓著。尽管我深切地感到，自己无意之中促成他玷污了一个忠厚质朴的家庭，但是，我相信，如果我面对面地同他站在一起，不可能对他进行谴责。我仍然会深深地爱慕他——尽管他不再会令我如痴如醉了——我还会怀着温柔和蔼之心，思念着自己过去对他的美好感情，会觉得自己就像个心灵受过伤痛的孩子一样脆弱，除了不会有我们可以重续友情的念头。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的感觉和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在他的记忆当中是怎么个样子，我不可能知道——也许微不足道，很容易就忘却了——可是，他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就像是个挚友，已经故去了。

[1]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四十节。

是啊，斯蒂尔福思，你早就被驱逐出了这部微不足道的记纪所描述的场景了！在末日审判的宝座前，我的悲伤可能会无意中成为不利于你的证据，但我知道，我绝不会有愤怒和谴责！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镇上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因为次日早晨我走在街上时，就无意中听到人们在家门口议论这件事。许多人指责埃米莉，少数人也指责斯蒂尔福思，但是，谈到她的第二个父亲和她的未婚夫，大家都众口一词，深表同情。无论是哪一类人，大家都对身处不幸中的他们表示出敬意，充满了关爱和体贴之情。一大清早，出海的人们看见他们两个人缓步行走在海滩上，都避开他们，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议论着这件事，充满了同情心。

就是在海滩上，在靠近海水的地方，我找到了他们。天大亮之后，即使佩戈蒂没有告诉我，他们如同我离开他们时一样一直坐着，我也很容易就看得出，他们彻夜未眠。他们看上去疲惫不堪。我感觉到，佩戈蒂先生的头一夜之间比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当中都要垂得厉害。但他们像大海本身一样，庄严肃穆，沉稳坚定。这时候的大海伸展在阴沉沉的天空下，风平浪静——但海面上依旧有巨大的起伏，就像大海在睡眠中呼吸一样——在地平线上，大海泛着尚未露面的太阳射出的一道道银光。

“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少爷，”我们三个人一同走了一阵子，大家默然无言，然后佩戈蒂先生对我说，“说了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我们现在看清了方向了。”

我正好瞥了一眼哈姆，这是他正朝外眺望着远方的亮光，一种恐惧感涌上我的心头——并不是因为他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因为他没有生气。我只记得，他严峻的表情中透着坚定的决心——那就是，如果他遇上了斯蒂尔福思，他会把他给杀了。

“我在这儿的事情，少爷，”佩戈蒂先生说，“已经处理好了。我要去寻找我的——”他停了一下，接着再说，语气更加坚定，“我要去寻找她。这是我今后要做的事。”

我问他要去哪儿寻找她，他摇了摇头，并且问我是不是明天去伦敦。我告诉他，今天之所以没有走，是担心失去为他效力的机会。但是说了，如果他什么时候要走，我随时都可以走。

“如果您乐意的话，少爷，”他回答说，“我明天同您一道走。”

我们又走了一会儿，默然无言。

“哈姆，”他立刻又接着说，“他要接着做他现在做的事，和我妹妹一道生活，那边那条旧船——”

“你要遗弃那条旧船吗，佩戈蒂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语气

和蔼。

“我所处的地方，大卫少爷，”他回答说，“不再是那儿了。自从纵深的大海上笼罩着黑暗^[1]以来，如果曾有船只下沉过的话，那条就已经下沉了。但是，不，少爷，不。我并不是说那条旧船要遗弃，绝不是。”

我们还和先前一样，又走了一会儿，后来佩戈蒂先生解释说：

“我的愿望是，少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冬季还是夏天，那条船要按照她最初知道的样子，永远保持原样。要是她有一天游荡着回来了，我不想让故地看起来把她给抛弃了似的，您明白吧，而是要看上去吸引着她靠近，并且朝里面看，或许吧，就像个幽灵似的，冒着风雨，透过旧窗户，看到火炉边昔日的座位。这时候，或许吧，少爷，看不到别人，只看见格米治太太，她可能会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浑身颤抖，可能会在她昔日躺过的床上躺下，在曾经充满了快乐的地方歇一歇她昏昏沉沉的头。”

我虽然想对他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

“每天晚上，”佩戈蒂先生说，“天一黑下来，就得照例把蜡烛点在那个窗台上，如果她看到了，蜡烛仿佛在对她说，‘回来吧，孩子，回来’！天黑以后，如果有人敲你姑妈家的门（特别是轻轻的敲门声），哈姆，可别走进门边，要让你姑妈——而不是你——去见我那个迷途的孩子！”

佩戈蒂先生走到了我们前面一点儿，而且在我们前面持续了一会儿。这期间，我又瞥了一眼哈姆，注意到他脸上还是那种表情，眼睛仍然注视着远处的亮光，我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我叫了两声他的名字，那喊声就如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人，他这才意识到我在叫他。我最后问他在想些什么，他回答说：

“想我面临的处境，大卫少爷，还有那边的事。”

“想你要面对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吗？”他心不在焉地向外指了指大海。

“啊，大卫少爷，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觉得事情是从那边来的——那就是事情的结局。”他好像刚醒过来了，看着我，但脸上的表情依旧是那么坚定。

“什么结局？”我问了一声，心里怀着先前那种恐惧。

“我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心里一直在想，一切都

[1]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

已经在这儿开始了——接着结局就要来。但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卫少爷，”他补充了一句，我想，他是看到了我表情后才这样回答的，“您用不着替我担心，我一时间脑子懵了，我好想对什么事情都弄明白了，”——这等于在说，他精神失常了，内心混乱。

佩戈蒂先生停了下来等着我们，我们赶上了他，没有再说什么。然而，此情此景，加上先前的想法，时不时地在我心中萦绕，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在规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中到达了旧船屋，进去了，格米治太太不再窝在她通常待的那个特别的角落里愁眉苦脸，而是在忙着准备早餐。她接过佩戈蒂先生的帽子，给他摆好椅子，说话时语气轻松愉快，温柔体贴，她的这种状态我都没有见识过。

“丹尔，好人啊，”她说，“你必须得吃点喝点，保持体力啊，没有体力，什么事也做不了。来吧，听话啊！如果我哇啦哇啦烦着了您，”她的意思是说自己唠叨，“你就说出来，丹尔，我就不那样了。”

格米治太太伺候完我们大家之后，便退到窗户边去了，在那儿全神贯注地替佩戈蒂先生缝补一些衬衫和其他衣服，然后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一个水手用的帆布包里。同时，她接着说话，语气还是那么和蔼平静：

“你知道，一年四季里面，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都会守候在这里，把一切东西收拾得符合你的心愿。我没有什么文化，但你离开之后，我会偶尔写封信给你，把信寄给大卫少爷。你或许偶尔也可以给我写信，丹尔，把你孤苦凄凉的旅途情况告诉我。”

“恐怕你在这儿会过得孤苦凄凉啊！”佩戈蒂先生说。

“不，不，丹尔，”她回答说，“我不会那样的。别替我担心。我会不停地忙活儿，给你料理好这个窝”（格米治太太意思是指家），“等你回来——在这儿料理好一个窝，等着哪一个回来，丹尔。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像过去那样守候在门口。如果有人走过，那他们大老远就可以看到我这个老寡妇真诚地对待他们呢。”

格米治太太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变化可真大啊！她像是换了个人似的，这么情真意笃，思维敏捷，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忘却了自我，牵挂着她周围人的忧伤，我对她肃然起敬。看她那天做的事情啊！有很多东西需要从海滩上运回来，储藏在外面的棚屋里——比如划桨、渔网、船帆、缆绳、桅杆、捕龙虾的笼、装压舱物的袋子，等等。虽然帮手有的是，因为海边这一带的人凡事能够干活的，没有不